

示禅人心要 5

（根据史文老师讲课录音整理，仅供参考）

此力甚大，但为无边恶觉侵蚀，致令力用有亏；若无如许多异法、异状、异缘、异念，则随心转变，自在无碍。道不用苦求，求之即道失；事不在苦融，融之即事有。不求不融，道与事会也。则何事而非道耶？譬如日明之士，入宝聚中而不知方便，为无火烛光明所照也，入矣即被触击，自损身首。谓是毒穴，非宝聚也。有智入中，持灯烛光照，见种种宝，任意采择，得宝而出。十二时中须用智光，勿令六尘自伤触也。

如果没有许多的“异法、异状、异缘、异念，则随心转变，自在无碍。”异法，种种的说法，种种的方便；异状，种种的境界。万法归一，所以没有那么多的纷纷扰扰、差别执着，统统都是一个东西。“随心转变，自在无碍”，心的妙用是无限的，自在无碍。道不用苦苦去追寻，也不用通过苦行去得到它。有的人有自恋倾向，一味放任不羁；有的人有自虐倾向，总要折腾自己，甚或通过折腾自己来显示自己的高大上。别人不折腾，他还看不起。“道不用苦求，求之即道失”，就像鱼在水里边，怎么去找水呢？“事不在苦融，融之即事有”，并不要理事统一，理和事本来就是一个。四法界本来就是一法界。在禅宗来讲，事事无碍实际上也是个多余的说法。“不求不融，道与事会也”，理和事本来一体。“则何事而非道耶？”无非是心，无非是道。若有一丝一毫异于心者、一念异于自己者，那就与道相背离了。

“譬如目明之士，入宝聚中而不知方便”，入到聚宝盆或宝山里，因为没有火烛光明的照亮，“入矣即被触击，自损身首”，宝藏会把你到处碰伤或者把你撞死在里边。就像进到禅宗或佛法宝库，不知祖师种种的接引方便。“为无火烛光明所照也”，因为没有智慧火炬的照耀，“谓是毒穴，非宝聚也”，说这是毒穴，里面都是毒蛇。其实那是个聚宝盆，里面都是无上宝贝。本来随便拿一个宝贝都够你用了，但是现在却被撞得头破血流。这个譬喻形容一个人没有智慧。比如学祖师大德的著作，或者看禅宗的语录，说真搞不懂，气死人了，碰巧搞懂一点，又以为自己怎么样怎么样了。那就是不知道这些都是宝贝，不知道它就成为一种害你的东西，对你不利，知道以后，它都是为你所用。

“有智入中，持灯烛光照”，蜡烛或者灯光一照，“见种种宝，任意采择，得宝而出”。真正有智慧的人看到祖师大德的语录，听到种种的法，一看一听就进入佛法大海。祖师大德的语录或者种种方便，既可以度己，也可以度人，种种受用，宝贝都能为其所用。否则就死在文字里面了。当然这个宝也可以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讲，它也可以是法界和人一生的际遇。对于真正有智慧的人，种种因缘际遇，整个人生就是一个成道的过程。修行成就，整个人生的种种际遇都会成为差别智慧的显现，都是宝贝。如果不懂的话，心中的种种烦恼、际遇和因缘，就会都是烦恼。实际上它本质上是清净的，它本质上就是宝贝。它是成道的阶梯，缓解并释放业力、开发智慧的一个过程，就像一道题、一座台阶一

样，整个是智慧展现的一个过程。但是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就烦死了，就在生死轮回之中了。你说这个东西坏，然后就找那个东西，其实你不知道，它就是你的心。所以心很重要，你的心很重要！

“十二时中须用智光”，上面的蜡烛灯光就指禅宗的正见，真正的智慧之光。“勿令六尘自伤触也。”宝贝、宝库是什么呢？就指的六根六尘，我们的对境，我们的种种际遇，包括人生境遇。外面的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种种对境，实际上都是宝贝。如果有智慧光照的话，它就是用。否则的话，这些就成为障碍，就成为烦恼。“勿令六尘自伤触也”，就像一个盲人在宝库里四处碰壁，碰得头破血流，跌跌撞撞翻跟头。

昔日永首座与慈明同辞汾阳，而永未尽其妙，相从慈明二十年，终不脱洒。一夕围炉深夜，慈明以火箸敲炭曰：“永首座！永首座！”永乃咄之曰：“野狐精！”慈明遂指永而谓曰：“讶郎当又恁么去也！”永由是方得究竟。然毕命相随，凡慈明居常差别激问，众不能酬对，唯永至，慈明即点头许可。此所谓无病之药，学者罕得其要，况后世知见会解之徒，何由领是事哉！得之当若永，发药当若慈明，庶几可也。

清远祖师举了一个例子。昔日永首座和慈明都在汾阳善昭那里参学¹，汾阳善昭是宋代临济宗很有名的禅师。而这个永首座，“未尽其妙”，未尽禅宗之妙，没有真正地彻底透悟。跟着慈明二十年，“终不脱洒”，还是没有真正的开悟。脱洒，真正从窠臼、

¹ 《指月录》卷二十四之潭州石霜楚圆慈明禅师：永首座与师同辞汾阳。永未尽其妙。从师二十年。终不脱洒。一夕围炉深夜。师以火箸敲炭曰：“永首座永首座。”永咄曰：“野狐精。”师乃指永曰：“讶郎当汉，又恁么去也。”永乃豁然。

纠结里面透脱出来。“一夕围炉深夜”，一天半夜的时候大家围着火炉烤火，慈明和尚用火筷子敲着炭块，咚咚咚，说：“永首座！永首座！”这叫声声唤醒本来人。永首座咄之曰：“野狐精！”乱喊什么呢，扰乱我的心神，野狐精！

“慈明遂指永而谓曰：讶郎当，又恁么去也！”慈明回答说：哎，你又那样去了，经不起这一下，你那叫什么一行三昧，叫什么定呢？“永由是方得究竟”，这样一说，永首座突然开悟了。

“相从慈明二十年”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古人的用功和方便，卡在那里二十年，但是机缘不到，还是点不开他。所以千万不要认死理，认为自己开悟了。一旦这样，实际上是害了自己的慧命。最后慈明这样一下才把他给点醒了，才彻底把心里的疑惑放下了。永首座后半生一直跟着慈明和尚。“凡慈明居常差别激问”，差别激问，就是刚才讲的在种种的差异中来显现“这个东西”。你说人家是野狐精，敲一下弄一下，其实那也是你的心嘛！若有一丝一毫跟你的心差异的话，你就迷死了。“众不能酬对，唯永至，慈明即点头许可”，后来多年跟别人问辩的时候，众人不能回答，只有永首座讲的才相符合。

“所谓无病之药，学者罕得其要”，永首座这个公案就叫无病之药，学人极少真正能够知道其中的奥妙。如果不用心、不用功的人，当然不可能知道。“况后世知见会解之徒，何由领是事哉！”何况后代那些知见会解之徒，那些人怎么能够理解这些呢？把禅宗变成知识，变成窍门，变成功夫，甚至变成世间的种种技

艺，那种人根本就无法理解古人的良苦用心。祖师讲得非常透，非常圆融，而且种种病、种种弊端在当时就有。“得之当若永”，要真正得到禅宗的奥义，就要像永首座那样。“发药当若慈明”，无病之药，发药当像慈明。慈明和尚的最后这招，敲一下炭块叫几声名字，很重要，还是很不重要？还是可有可无？对过来的人来讲，是可有可无了，但是没过来，捅不破，他就是放不下。清远祖师说要发药，当像慈明，故意逗学人一下。就像一个人本来身体很健康，有人对他说你额头发黑，肯定是有病，赶紧去看医生！这个人其实没有病。然后再告诉他说逗你玩儿呢，他就好了。所谓“无病之药”，要像慈明一样用那种方便来对永首座，但是参的人要像永首座，真正明白道理，知道原来都是为他好，而且得道以后，“毕命相随”，后半生一直跟着慈明和尚。这一点我们要学古人，学习他们为道、学道的精神，“庶几可也”，这样才算得上是个修行人吧。

闹中得静，则井邑成山林，烦恼即菩提，众生成正觉。此语初心学人例道得会得，作一种平等知见。及其放心，凡圣依前两般，静躁殊用，明知是解会；须有安稳处，始得一味，不可强会。

“闹中得静”，则市井变成山林，烦恼变成菩提，众生就是正觉。“此语初心学人，例道得会得”，如心静则天下静，山林就在都市，清静就在心中，众生都是佛这些话，初学的人谁都会讲几句。“作一种平等知见”，就把这变成了一种平等知见。一切平等嘛，山林和闹市平等，烦恼和菩提平等，众生和佛平等，这些

我都知道，我也会说，我也理解，所以就别废话了。“及其放心”，但是到真正用功的时候，“凡圣依前两般”，凡还是凡，圣还是圣。真正用心时就用不上了，马上差别心、烦恼心就出来了，跟没学以前一样。“静躁殊用”，静和躁也还是不一样，静时执着静，动时想静却静不下来。

“明知是解会”，这就是禅宗讲的解会。就是说从文字上理解了一点道理而已。但是如果把这个道理乱用，觉得就是究竟，那肯定就完了。所以禅宗的悟处虽然非常究竟，但是误区也很多。

“须有安稳处，始得一味”，心要一个落脚点，这才真得一味。一味就是一行三昧。“不可强会”，解会就是强会。强会就是死死地用道理去判别一切，死死地守住这个道理。

近世多以问答为禅家家风，不明古人事，一向逐末不反，可怪！可怪！昔人因迷而问，故问处求证入，得一言半句将为事，究明令彻去。不似如今人胡乱问，趁口答取笑。达者十二时中学道，无顷刻弃舍。此人纵未得入，念念已是修行也。寻常说修行不过三业、六根清净，禅门更不必如是，何故？禅定之门，念念与智波罗蜜平等，一切处自无过患也。久久心地通明之日，从前并得满足，名一行三昧。今时人全无定力，复不开智眼，所有机缘语句，祇成诤论生灭心行。

“近世多以问答为禅家家风，不明古人事。”家风就是宗风，即宗派、法门的特点。学人只看祖师的妙语回答，而不知道祖师真正的心行和良苦用心，舍本逐末，逐末而不返本，真的是可怪

可叹。“昔人因迷而问，故问处求证入”，过去的人真的是发明己事，因为真正有迷，所以才去问。问的目的是为了求证入，为了修行，为了解决实际问题，而不是像现在人作为一种知见，作为一种话语权去学习。“得一言半句将为事”，听祖师讲一言半语，就可以做到真正的理事相合。“究明令彻去”，然后去把它参透，最终彻去。就是说学习禅宗，他是理事连在一起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。不像现今的人胡乱问，随口答。比如出于好奇心，出于测试别人的心，出于愚痴心，出于高下我慢心，出于质疑心，或者出于一种无聊的心，去问问题。

我们看清远祖师当时的禅林就有“胡乱问，趁口答”的弊病了。问与答的人都是胡说，有的随便乱问，有的随便就答，毫不谨慎。不是妙用现前，不是对机，也不是主看宾，宾看主，而是随便乱说。“取笑”，令人觉得很可笑。“达者十二时中学道，无顷刻弃舍”，真正修道的人十二时中都在念念用心，没有顷刻弃舍，任何时候都在心，心在道。这种人虽然没懂，但他已经真正念念在修行了。“寻常说修行不过三业、六根清静，禅门更不必如是。”三业就是身口意，六根清静，但是禅门不需要这样。为什么呢？“禅定之门，念念与智波罗蜜平等。”所以我觉得学教要学般若，般若就是禅，禅就是智慧。这里的禅定，指禅宗的一行三昧，就是念念系缘法界。所谓法界一相，一相就是无相，即文殊的一行三昧。“一切处自无过患也”，念念相应于智慧波罗蜜，那自然没有过患。什么天地、神鬼，真的有般若智慧的话，这些

本身就没有什么问题。就像走过一阵风，走过一片光，走过一扇门，没有什么恐惧。

“久久心地通明之日”，有一天突然彻底通明以后，“从前并得满足，名一行三昧”，这个时候才真正达到一行三昧。“今时人全无定力，复不开智眼，所有机缘语句，祇成诤论生灭心行。”不开智慧，又没有真正定力的话，那么所有的机缘语句，包括看到的过去古人那些章句，似乎觉得自己很聪明懂了，而实际上仅仅成为诤论。所谓“诤论”，就是觉得这个说得好，那个说得不好，觉得禅宗讲的对，其它的讲的不对。岂不知这正是“生灭心行”，心的生灭之相，我慢之相，是非之相。“夫禅学不是小小”，禅宗不是随随便便去学。“未用超佛越祖，得了要超亦不难”，真正学的时候，目标就是超佛越祖，真正懂得禅宗的话，超佛越祖也没有什么难的。

高邮孙承务作书问：“不落意想，不在有无，如何则可？”师答云：“若问如何则不可，不问如何亦不可。”醉客豁醒，神珠自莹，岂可预为之计然后领耶？第一等灵利人寻讨不着，此一念难得自见，见之即是，无别有歧路也。寻常例以前念为是，以后念照之。前后追逐，以心用心，心则成境；率初已成心境了，辗转更不堪。如今后念不取，自无起灭处，当处解脱；念本不生，何更有有无意想为留碍？一念悟心成正觉，此之谓也。

高邮（位于江苏扬州）一个叫孙承务的人写信问：“不落意想，不在有无，如何则可？”不落在分别意想里边，也不着有，

不着无，那怎么样行呢？佛眼清远祖师回答说：“若问如何则不可，不问如何亦不可。”就是说不落意想，不在有无，如果再问如何，就不可了，就已经脱离那个“东西”了。你只能说“不落意想，不在有无”，就是那个“东西”。如果再问怎么弄呢，那就没法弄了，那就弄错了啊。“不问如何亦不可”，这个时候不问如何，不知道怎么弄，也不可。

“醉客豁醒，神珠自莹”，典故来自于《法华经》。²一个人在朋友家里喝醉了，朋友给他衣服里系了一颗宝珠，叫他回家后拿宝珠换衣食，结果他不知道。以后又跑到其他地方去了，生活过得非常艰难困苦。后来再见面时朋友说，我不是有颗珠子给你了吗？这叫“醉客豁醒，神珠自莹”。神珠自然光照大千，指开悟的这样一种境界。

“岂可预为之计然后领耶？”什么叫预为之计？就是用有为法来事先计划好。清远祖师说“这个东西”本来就在这儿，怎么能够通过算计心得到它呢？就是靠我们现在这样一种机巧之心、理性之心去等待或者规划，就像兔子捉鹰，机关算尽也没用。怎么能事先预设一个东西呢？你说我今年要读三十本书，明年要跑五十个庙，后年打坐一年，第四年大开圆解，第五年获得无量三昧，第六年大彻大悟；或者哪一年把禅宗彻透，哪一年把般若拿下，哪一年把唯识拿下，哪一年我就要横空出世，度化无量众生。

² 《法华经·五百弟子受记品第八》：世尊，譬如有人至亲友家，醉酒而卧。是时亲友官事当行，以无价宝珠系其衣里，与之而去。其人醉卧，都不觉知。起已游行，到于他国。为衣食故，勤力求索，甚大艰难，若少有所得，便以为足。于后亲友会遇见之，而作是言：“咄哉丈夫，何为衣食乃至如是。我昔欲令汝得安乐，五欲自恣，于某年月日，以无价宝珠系汝衣里，今故现在而汝不知，勤苦忧恼，以求自活，甚为痴也。汝今可以此宝贸易所需，常可如意，无所乏短。”

如果有这样的想法，这就是个魔心。

智者大师有三种禅观著作，其中《六妙门》讲不定止观，《摩诃止观》讲大乘的圆顿止观，而《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》属渐次止观，专门讲禅定修行。它讲四禅八定的世间、出世间、出世间上上禅门，以及四禅八定的观炼熏修，真正讲实修，当然也有理。

《次第法门》还讲到十种发心：³如果想要得到欲乐，就是畜生心；如果想要离苦，就是声闻心；想要成佛，就是魔心等。所以动机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学大乘的话，动机非常、非常重要。但是往往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，也不愿意反思，甚至还被自己的动机迷惑，别人指出来他就回避。碰到这样的人，最难弄，跟他就没法交流了。古人、今人都有这个毛病，也不是说谁好谁坏，这是我们众生的执着。当我们能够从别人身上或者自己身上发现这些毛病，能够改正的时候，慢慢才能走上真正的学佛之路。否则的话，永远是在玩，玩一点儿名相概念而已，或者是找一个小圈子，寻找一点精神安慰而已。

“第一等灵利人寻讨不着，此一念难得自见”，真正上根利智的人不执着于此一念。“见之即是，无别有歧路也”，当下这一念，实际上一般人是看不到的，但是真正见道的人，就是见到当下心。如果说见到当下心，是第几识第几识，那肯定是走远了，

³ 《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》卷第一：有十种行人。发心修禅不同。多堕在邪僻。不入禅波罗蜜法门。何等发心。一为利养故。发心修禅。多属发地狱心。二邪伪心生。为名闻称叹故。发心修禅。多属发鬼神心。三为眷属故。发心修禅。多属发畜生心。四为嫉妒胜他故。发心修禅。多属发修罗心。五为畏恶道苦报。息诸不善业故。发心修禅。多属发人心。六为善心安乐故。发心修禅。多属发六欲天心。七为得势力自在故。发心修禅。多属发魔罗心。八为得利智捷疾故。发心修禅。多属发外道心。九为生梵天处故修禅。此属发色无色界心。十为度老病死苦疾得涅槃故。发心修禅。此属发二乘心。就此十种行人。善恶虽殊。缚脱有异。既并无大悲正观。发心邪僻。皆堕二边。不趣中道。若住此心。修行禅定。终不得与禅波罗蜜法门相应。

就是心已经分别得很远了。若问我见到的是不是“这个东西”，那肯定就没见到它；若说我肯定见到“这个东西”，那肯定就没见到它。“这个东西”很怪，但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“难得自见，见之即是”，一般都是修这一念的，但很难真正见到这一念的真正的东西。但是“见之即是，无别有歧路也”，只要见到以后，没有任何歧路，不会走偏路，绝对就这样了。“寻常例以前念为是，以后念照之。”平常人总是以后念觉察、观照前念。“前后追逐，以心用心，心则成境。”这讲得非常透，也非常细腻。这是真正用心的方法，也是用心的歧路。

“率初已成心境了，辗转更不堪”，一开始的心，率尔一念已经变成种种境了，你还看啊看，这个看那个，那个看这个，不断在流转。“辗转更不堪”，一开始就变化了，现在再转来转去，那就差得更远了。《大乘起信论》和《圆觉经》里面有一些用心的方法，如《大乘起信论》讲前念迷，后念悟，后念对治前念，这就是凡夫之觉。⁴

⁴《大乘起信论》实叉难陀译本：如凡夫人，前念不觉起于烦恼，后念制伏令不更生；此虽名觉，即是不觉。